

· 蔡石传 · 我和阿诗玛的悲欢 ·

传记文选

· 黄植减少校 · 弩马十驾功不殆 ·

华士友编

漓江出版社

I25/58

传记文学选

华士友 编

清 恒 厚 堂 社

传记文学选

华士友 编

☆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民族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787×1092 1/32 10.5印张 213千字

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37,800册

书号: 10256·66 定价: 0.83元

传记文学的艺术 （序）

一

在我国千姿百态的古代文学百花园中，传记文学可称得上是相当发达，且其影响可说是经久不衰的。在远古的春秋战国时期，我国的文化史上就出现了《春秋》、《左传》、《战国策》等等历史散文，虽说它们是以事系人的历史著作，但其中的一些篇章在对人物的描述上，却已隐隐看到了传记文学的端倪。正是在这个历史散文传统的基础上，二千余年前，西汉武帝时代伟大的历史学家、文学家司马迁，把以事系人的体系，改造发展成为以人系事的体系，他的《史记》一百三十篇中的绝大多数就都是以历史人物为中心，以历史发展过程中重大事件为情节，在展现历史发展的宏伟画面的同时，塑造了包括上至帝王将相、公卿士大夫，下至游侠刺客、文人学士、商贾倡优、医卜星相等等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。这样，就使他的作品具有了两重性，即既是历史著作，又是传记文学。

《史记》开了我国文学史上传记文学的先河，它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：《东周列国志》、《西汉通俗演义》这类历史小说，以及许多杂剧、传奇都是直接取材于《史记》的；古代许多散文家，他们的散文创作也是以《史记》作为

最高的范例的；就是象《三国演义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儒林外史》这些古典文学名著，也可以明显地看出《史记》的影响来，比如，从这些名著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——一些章回以某个人物为中心，另一些章回又以另一个人物为中心，如果我们排除小说创作上的虚构不去说它，难道不可说这是许多人物传记组成的连环套么？恐怕正是就这个意义上说，鲁迅才认为《儒林外史》“虽云长篇，颇同短制”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。文学名著在塑造人物形象上，借鉴《史记》的艺术方法更是自不待言的了。所以，郑樵在《通志总序》中说：“百代而下，史官不能易其法，学者不能舍其书。”这是中肯之论，它不仅适用于史传文学，而且也适用于一般文学创作。

由此可见，我国传记文学有着深厚而久远的传统，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可以说是不可多见的。近年来，在我国社会主义的文坛上，传记文学的创作渐渐多起来，而且，出现了一些力作，成为抢手的热门读物，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。

因此，如何在我国传记文学优良传统的基础上，发展社会主义的传记文学的创作，又如何及时地对现实中传记文学创作的实践，进行必要的艺术探讨，就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了。我们不揣浅薄，冒昧把四篇传记文学收集成册，并借这个集子出版的机会，一方面对这几篇传记文学作必要的简介，另一方面也顺便对传记文学的艺术发几句粗浅的议论，算是抛砖引玉吧。

二

传记文学，顾名思义就是采用文学的艺术方法来写人物传记，它的生命线理所当然应该是“实录”。

如果说，没有虚构就没有小说的话，那么相反的，有了虚构也就没有了传记文学。小说人物就其生活原型（模特儿）来说，可以是一个人，但却不可能专用一个人，“往往嘴在浙江，脸在北京，衣服在山西，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。”（鲁迅：《南腔北调集》·〈我是怎么做起小说来〉），而如果用这种方法来创作传记文学，必然导致张冠李戴，以假乱真，它的可信性就从根本上崩溃，从而，使传记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做为“信史”的认识价值丧失殆尽。这样，倒不如去做小说的好，何必写传记文学呢？

如此说来，传记文学的创作是否就非得丁是丁，卯是卯呢？无庸置疑，传记文学的重大情节，乃至那些带有关键性的细节都是含糊不得，马虎不得的。在这里，我们想区别一下小说和传记文学创作中，某些貌似一样，实则并不相同的一个现象，那就是小说创作中的虚构，它通常是作家充分发挥想象力的结果。而传记文学这种体裁的本身，对作家的想象力就是一种强制性的限制。可读者在传记文学中却也不乏遇到某些貌似“虚构”的成份，这不是有悖于传记文学的“实录”性吗？我们觉得，传记文学的这种“虚”不同于小说作者发挥想象力的“虚构”，这种“虚”是传记文学作者

根据“实录”下的事实，进行严密的逻辑推理的结果。

此外，我国传记文学“实录”的传统，还包含了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的实事求是的作风。这种优良传统在当今传记文学的创作中，得到了继承和发展。

本集子的《柔石传》，在纪实性地写出柔石从一个正直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，经过艰辛的求索，终于成为一个共产主义者的全过程。在这过程中，作者写出了柔石性格上的正直，但并不回避其正直到近乎“迂”和清高到近乎孤芳自赏的弱点；在写他探索人生道路时，也并没有回避主人公的某种苦闷和彷徨。这种“不虚美，不隐恶”的写作方法，非但没有损害人物，反而使人物形象有血有肉，显得丰满、可信，从而增强了传记文学的艺术说服力。

三

强调传记文学的“实录”性，那么，它的创作使用文学的方法又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觉得，文学，就其主要的各种形式而言，塑造人物形象是核心环节，可以说，离开了人物形象也就谈不上文学了。正是在塑造人物形象这个核心问题上，小说和传记文学是相通的。但是，在塑造人物的具体方法上，两者又是有区别的，小说的创作，可以“思接千载”、“视通万里”（刘勰：《文心雕龙·神思》），一任作家想象力的自由驰骋；而传记文学在塑造人物时，则要受到“实录”原则的制约，从这个角度说，传记文学在塑造人

物方面要比小说困难。唯其如此，传记文学才具有其不同于别的文学式样的独立品格，才具有其独特的艺术特征。

小说人物形象典型化的方法，通常是“杂取种种人，合成一个”（鲁迅：《且介亭杂文末编·〈出关〉的“关”》），可见，这是小说作家从一般到个别地进行集中概括，寓共性于个性之中。而传记文学人物形象的典型化方法，却很有点反其道而行之的味道。这里有两层意思：一层是不能“杂取种种人”，而只有选取特定的某一个。这样，在选取传记文学的主人公时，就应充分考虑这“特定的某一个”要具有一定的典型性。另一层是它不是从一般到个别地集中概括，而是深入地开掘“特定的某一个”的性格特征，务使“个别”中体现出“一般”。

《黄植诚少校》一文，虽是报告文学，但作者着意于通过对人物丰富复杂的内心活动的刻划，来表现人物的个性。所以，这无异于是一篇心灵的传记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才把它视为传记文学的。

这篇心灵的传记，它的人物塑造得最成功之处，就在于它既纪实性地写出黄植诚少校充满爱国主义的激情的心灵，又深刻体现出炎黄子孙的共同心声。正是这种从“个别”体现出“一般”，使人物的典型意义得到了成功的体现。

四

传记文学的“实录”性并不等于客观主义的创作方法。

传记文学由于它的“实录”性，因而具有“信史”的认识价值以外，它还要求在“实录”中体现出鲜明的倾向性和现实的战斗性。司马迁他自己写作《史记》是为了“明是非，定犹豫，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。”（《太史公自序》）这种现实主义的战斗精神，对我们现实的传记文学创作来说，应该是一个不可忘记的好传统。

《柔石传》、《黄植诚少校》二篇，对反动派祸国殃民的丑恶行径的揭露和批判是强烈的；对主人公的忧国忧民、爱国爱民的高尚品格的歌颂，就尤为充分，倍加感人。它们“劝善惩恶”的倾向性十分鲜明。

《我和“阿诗玛”的悲欢》是以扮演阿诗玛的演员杨丽坤的婚姻、家庭为主线，着重在揭露“四人帮”对杨丽坤的迫害，从而具体、形象地告诉人们，“四人帮”这个反革命集团，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造成了多么深重的灾难！

《弩马十驾功不舍》是青年作家叶文玲的自传，这篇文章同样揭露了“四人帮”给人民带来了沉重的苦难，但其着重点在于描写作者是如何在逆境中奋起，锲而不舍地刻苦自学成才的经历。

后面这两篇文章难能可贵之处在于，作者把揭露“四人帮”的罪恶，和主人公热爱祖国、热爱社会主义、热爱党交织在一起，“善善恶恶”，泾渭分明，绝不含混。而不象前几年某些文艺作品，作者在揭露“四人帮”时，流露出某种政治上的孤傲感。

我们觉得，那种政治上的孤傲感很容易给某些阅世不深的读者带来消极的影响，使他们丧失对前途的信心，以至由

于对苦难进行过多的咀嚼，因而悲观失望，沉沦下去。而如果我们作者做到“善善恶恶，贤贤贱不肖”，泾渭分明，那就会使自己的作品大有益于世道人心，引导人们向前看，激励人们在苦难中奋起而前行！

华士友

一九八三年三月于南宁

目 录

传记文学的艺术(序)	华士友 (1)
柔石传	杨东标 (1)
黄植诚少校	刘亚洲 (58)
我和“阿诗玛”的悲欢	唐凤楼 (209)
驽马十驾功不舍	叶文玲 (295)

柔石传

杨东标

引子

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的深夜，旧上海，象一个被冻僵了的老人，蜷缩在三十八年来未见的严寒中。

雪，象黑暗世界的精灵，乘着朔风，挟着寒流，在肆无忌惮地唱着，舞着，呼啸着……气温已经降到摄氏零下十四度了，昔日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喧闹声，都倏然消失了，整个城市象死一般的阒寂，象死一般的凄凉。

突然，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龙华监狱里响起了一片恐怖而杂乱的脚步声，脚步声猛烈地敲击着沉默而僵冷的大地，向着龙华荒场延伸而去……

一阵雄壮、激烈的口号声，冲破了阴云密布寒雪狂飞的夜空：

“打倒国民党！”

“打倒蒋介石！”

“中国共产党万岁！”

紧接着是一排悚人的枪声，荒场发出了一阵轻轻的颤栗和痉挛。滚烫而鲜红的血，冒着热气，渗透在泛着青色冷光

的白雪中，溶化在坚硬的土地里。

被害者究竟是谁？

当时这个消息，真是禁锢得比罐头还严密。然而，掩耳岂能盗铃？国民党政府秘密杀人的真相不久就大白于世：被杀的是英勇的共产党员和革命者二十四人^①；其中，有年轻的“左联”五烈士^②。鲁迅先生的亲密朋友和学生，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的文艺战士，共产党员柔石便是其中一个。

一个深夜，朔风彻骨，黑暗如磐。鲁迅先生独立在客栈的院子中，深怀悲愤，缄默无语。一层又一层的青年的鲜血，淤积在他的周身，使他不能呼吸。他沉重地感到自己失去了很好的朋友，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，于是，吟下了这样的诗句：

惯于长夜过春时，
挈妇将雏鬓有丝。
梦里依稀慈母泪，
城头变幻大王旗。
忍看朋辈成新鬼？
怒向刀丛觅小诗！
吟罢低眉无写处，
月光如水照缁衣。

①一作二十三人，这是沿用鲁迅《为了忘却的纪念》的说法。根据龙华烈士陵园史料陈列室编《龙华革命烈士史迹选编》记载应该是二十四人。

②“左联”五烈士：李伟森、柔石、胡也频、殷夫、冯铿。

第一章 眉清目秀的熟年儿

碧波万顷的东海水，涌进了浙东象山港，在一片青葱翠绿的起伏连绵的丘陵地带停住了，回去了。在这秀山灵水中，座落着古老而闭塞、秀丽而贫瘠的宁海县城。

低矮的黑瓦白屋，狭窄的大街小巷，高高低低的鹅卵石和青石板铺成的道路，构成了这个小镇的基本风貌。一条活泼而澄澈的小溪，蜿蜒地从城外西边流来，沿着南门外的溪滩流至跃龙山下，轻轻一折注入了海港。

柔石便诞生在这个小城的西门。一栋富有浙东特色的小院，座北朝南，正南与东西各是三间楼房，鹅卵石铺就了一个光洁的小道地。大门外，是闻得到泥土和作物气息的田畈。

柔石的祖父是个穷书生。父亲名叫赵子廉，又名汝能，十四岁起就到海游（即今三门县）一家叫“巨丰行”的咸货店里做学徒，十七岁满师后，在店里做了伙计；十九岁那年，他与一个叫玉兰的姑娘成了亲，她就是柔石的母亲。

一九〇二年九月二十八日（农历壬寅年八月二十七日），正是庄稼成熟的秋天，一个幼小的生命在这户贫穷的家庭降生了。孩子生得眉清目秀，聪明伶俐。贫苦的家庭立时增添了生活的欢乐。给新生的孩子取个吉祥的名字吧，外祖母说，秋天乃万物成熟的时候，叫个熟年儿吧。父亲叹息了：父辈生活在苦涩而颠簸的苦海里，但愿孩子有个平稳而有福气的一生，便取了个名字：平福。（柔石是他以后自取的笔

名①)

然而，祈望毕竟是祈望。柔石一家的经济命脉系在“巨丰行”老板身上，哪里有福气和熟年呢？不久，妹妹又出世了，沉重的家庭之担全压在父亲肩上，微薄的工资怎么能养家糊口呢？三十六岁那年，父亲辞去了伙计的职务，回到了宁海，在比较热闹的西街市门头，典来一间小屋作为店面，摆了一个咸货摊头。父亲本钱微薄，只能到十几里外的白桥埠头（一个小港）的渔船上买些鲜鱼，挑回店里出售。三只扭歪了的没有亮光的酒坛，盛着虾皮、龙头鮑和他们的清寒，连同一条矮凳和一根秤，就是他们的财产。就这般贩进卖出，售鲜腌咸，昼夜忙碌奔波，惨淡经营，生机才渐渐有了好转，店也象样起来。父亲给商店取了一个大号：赵源泉。人手不够，十三岁的大哥平西，便过早地走进了生活的门坎，充当帮手②，幼年的柔石偶尔随着哥哥送饭送茶到店里。那浙东底层小市民的生活图景，开始朦胧地烙印在他幼小的心田上。

柔石一年比一年地大了，父亲常常为他的前程而苦恼。如今家境稍有好转，他便决心让柔石去读书。十岁那年，柔石上学了。

他是多么用功地读书啊！学校在城中的关隍殿，叫猴中小学，离家有一段不算近的路。他背着书包，晨往暮归（中

①柔石，原名赵平福，又名赵少雄，后又改为赵平复。后来他用了柔石、金桥、赵璜、刘志清等笔名。

②市门头“赵源泉”店，日后渐发，移给平西，一直开到抗战时，被日寇的飞机炸毁。

饭常常在店里吃的)，从来不迟到早退，不旷课缺席。他天资聪慧，灵敏勤奋，成绩总是名列前茅。直到初小毕业升到离家较近的正学小学念高小时，依然品学兼优，成绩出众。

父亲喜爱喝点酒。柔石常常给父亲擦净酒盅，放好筷子，斟上香醇的冒着热气的黄酒。父亲每见到此，布满皱纹的脸上，便荡开了笑容，喜欢地招呼着他的宠儿：

“平福，来，你也来吃吧。”

小柔石懂事了，他没有动筷。父亲的酒量不大，稍喝了几口，满脸便涂得红血血的。他的兴致来了，招呼柔石说：

“我给你讲个好听的故事，好吗？”

小柔石高兴了。父亲一边呷着酒，一边给他讲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》和方孝孺的故事。幼小的柔石，此时便神驰在美妙的想象里，为着故事里各种各样的人物，为着他们的美与丑、善与恶、正与邪、而高兴、而憎恨、而拍手、而流泪……听完一只故事，父亲的酒也喝完了，柔石便捧出他的慈母（她是缠小足的，眼睛又患病），哥哥和妹妹也来了，团团围了一桌。一家的生活虽然并不富裕，却也可以应付。这时候，桌上饭菜热气腾腾，弥漫着一片天伦之乐的气氛。

然而，父亲常常不自觉地皱皱眉头，叹了口气：“这年头……”

这是什么样的年月呀，兵荒马乱，苛捐杂税，天灾人祸时刻威胁着这个小康之家。父亲是那样的老实憨直，不会去巴结绅士名流，也就往往要吃亏。曾经有这么一件事：有个同姓的地主，儿子也叫平福，便不许柔石取这个名字。父亲为此呕了一肚子的气。倒是长大了的柔石，嫌这个名字太俗

气，才改为平复。这件事，在柔石幼小的心灵上，投进一束阴影，多年之后，他与朋友谈起这件事，还止不住的不平和气愤。

一九一七年夏，柔石小学毕业了。宁海没有中学，家境又穷，父母亲不想再给他到外地去升学了；但亲友们个个说他成绩好，不读书太可惜了。

经亲友的劝说，父母才让柔石到离家一百八十里外的台州中学（当时称“省六中”）去读书。然而，台州中学操纵在当地一些恶势力手中，教师教书马虎，学生学习随便，学校还常常唆使学生参与社会上的派别殴斗。柔石对此十分反感，不愿沆瀣一气，且又路远不便，进校不久便休学回家了。

十七岁的柔石，朦胧中的理想第一次受到了打击，他那清秀而稚气的脸庞过早地成熟起来了。他终日沉默，郁郁寡欢，百无聊赖，心神不定。

生活中常常有这样的现象，一个偶然的机遇，会使人生的道路发生意想不到的转折。

一天，暮色已经染暗了小镇的城郭。父亲关好店门，迈步归家，与柔石的一个老师相遇了。

“听说平福休学了？”老师问。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总得让他读下去呀，他在班里的成绩是佼佼的……”老师的语气中流露出几分关切和惋惜。

“到哪里去读书呢？拿得出许多的钱吗？”父亲嚷着，他已经打算让儿子也去学做生意了。